

校刻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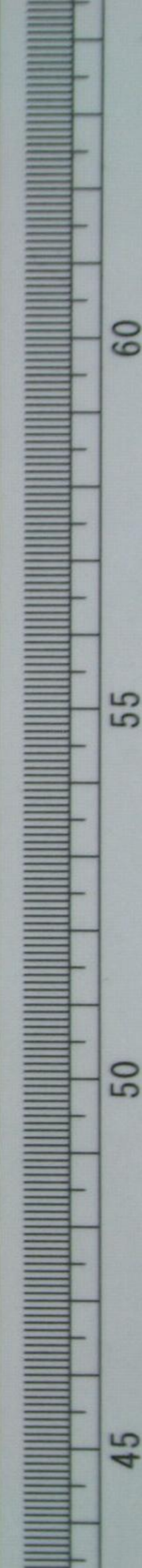
廿七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1

27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書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

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魏紀七 起柔兆攝提格盡玄默涒灘凡七年

邵陵厲公中

正始七年春二月吳車騎將軍朱然寇祖中 祖讀如租楊正衡側瓜翻 殺略

數千人而去。幽州刺史毋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宮數為侵叛

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數所角翻下同 督諸軍討之。位宮敗走。儉遂屠丸都 高句驪都於丸都之下多

大山深谷毋丘儉傳謂縣車東馬以上丸都可知矣唐志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行凡五百三十里而至丸都城 斬獲首虜

以千數。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位宮不從。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 壞音怪 不伐其樹。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七

一

010190606568

1821-17

通典買作置下
作者下高
沮在下
有沮下
三高下

得其妻子。皆放遣之。位官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未幾復擊之。
幾居豈翻。復扶又翻。位官遂犇買溝。
後漢書東夷傳買溝。北沃沮之地。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句麗名城為溝。杜佑曰。北沃

沮一名買溝。又曰高句麗居紇升骨城。漢屬玄菟郡。賜以衣幘朝服。鼓吹常從。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遂名此城為幘溝。漢溝者高麗名城也。建安中其王伊夷模更作新國都於丸都山下。在沸流水西。魏正始中毋丘儉屠丸都。銘不耐城而還。又曰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北。沃沮一名買溝。漢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
沃沮之地在蓋馬大山之東。漢武帝滅朝鮮。開置玄菟郡。治沃沮城。後玄菟內徙。沃沮更屬樂浪。光武廢省。就以其渠帥為縣侯。其國小。追於句麗。遂臣屬焉。菟同都翻。頎渠希翻。沮千余翻。

至肅慎氏南界。
魏東夷傳。肅慎氏之國。即古肅慎氏也。刻石紀功而還。所誅納八千餘口。
言誅殺者及納降者。總八千餘口。還從宣翻。又如字。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秋九月。吳主

以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
驃。匹。車騎將軍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分荊州為二部。以鎮南將軍呂岱為上

大將軍。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
水經注。陸水出長沙下雋縣。西逕蒲圻縣北。又逕蒲圻山。北入大江。謂之陸口。江水又逕蒲圻山。北對蒲圻洲。洲頭即蒲圻縣。治武昌。志曰。蒲圻山今在嘉魚縣境。蓋蒲圻縣初置于此。宋白曰。蒲圻縣漢沙羨縣地。吳黃武二年於沙羨縣置蒲圻縣。在荊江口。因湖以稱。故曰蒲圻。以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督左部。代陸遜

鎮武昌。漢大赦。大司農河南孟光。
光河南洛陽人。漢末逃入蜀。於眾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木之一邊碩茂。一邊焦槁者。謂之偏枯。赦者赦有罪人。受抑而不獲伸。故謂之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哀赦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稱尺證翻。數所角翻。以惠姦宄之惡乎。禕但顧謝踈蹠而已。

六翻。蹠。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治直。之翻。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
匡衡。疏見三十八卷。元帝永光二年。吳漢言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

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
治直。吏翻。若劉景升季玉父子。
劉琮字季玉。人賢孔明。而劣費禕。固不特惜赦一事而已。

陳壽評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
數所角翻。下同。不亦卓乎。

不亦卓乎。

御覽刑
法部引
華陽國
志無李
玉二字

已見上
卷此折
河注亦
宜移人
上卷
華陽國
志世下
有之字
蜀志孟
光傳何
志有同

通鑑卷之九

魏地北

七

字晉書
天志五
宋志五
行志五
朔有庚午
三午

御覽無
若更通
伐四宇
案作業
晉書
帝紀
在四段
下

五月
疑脫
字
無帝紀
始字

魏志九
孫傳九
年此傳
孫傳九
本紀今
後有以
監本坊
本本坊
有本坊
毛有本
寔有本

蜀志後
主傳後
上京

注曰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孔安國夫為國濼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

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

瑞可感而致也吳主詔徙武昌宮材瓦繕脩建業宮有司奏

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吳以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都武昌至是已二十八年恐不堪用宜下

所在下選通更伐致代致謂伐材木而致之通者凡吳境內悉然也吳主曰大禹以卑

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斂斂力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

昌材瓦自可用也乃徙居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晉太康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

三百令諸將及州郡皆義作以下奉上義大將軍爽用何晏鄧

颺丁謚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據後魏起永寧寺於銅駝街西意即前魏永寧殿故處也又據陳壽志太后稱永寧

宮非徙也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以遷字加之耳晉書五行志專擅朝政直

曰爽遷太后於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蓋亦承晉諸臣所記也

遙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懿始稱

疾不與政事為司馬懿誅曹爽等張本與讀曰預吳丞相步騭卒帝好褻近羣

小近其遊宴後園秋七月尚書何晏上言自今御幸式乾殿考

魏晉所記式乾殿當在皇后宮坤為母乾為父言皇后為天下母以乾為式從夫之義也及遊豫後園宜皆從大臣詢

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灋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父上言秦置諫大夫掌論議後漢增為諫議大夫今天下已平陛下可絕後園習騎乘

馬騎奇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帝皆不聽吳

主大發眾集建業揚聲欲入寇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定豐太守

王基策之安豐縣漢屬六安國後漢屬廬江郡魏分置安豐郡屬豫州策之者計之也基曰今陸遜等已死

孫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卒讀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疽千余翻將即亮翻此不過欲補綻

支黨綻丈澗還自保護耳已而吳果不出是歲雍涼羌胡

叛降漢雍於用翻降戶江翻漢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與雍州刺史郭

淮討蜀護軍夏侯霸戰于洮西水經注洮水與蜀白水俱出西傾山山南即白水源山東即洮水源洮水東流逕吐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

谷潭中又東逕洮安故狄道又北至抱罕入于河諸縣皆在洮東若洮西則羌虜所居也洮土刀翻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七

四

率部落降維。維徙之入蜀。蜀志曰：居于繁縣，據姜維傳，則白虎文與治無戴二人也。又魏志曹真討破叛胡治元多，蓋諸胡有也。治姓。淮進擊羌胡餘黨，皆平之。

九年春二月，中書令孫資、癸巳，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鷄樓樹之言固中，而三馬食一槽矣。夏四月，以司空

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書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忝辱也。遂固

辭不受。五月，漢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賞刑威皆遙先諮斷。斷丁亂，翻諮斷者，諮之使斷決也。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

國功名略與琬比。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為司空。涪陵夷反。涪陵縣漢屬巴郡，蜀分置涪陵郡，唐涪陵郡領漢平漢二縣，四夷縣道記云：涪陵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其涪江南自黔中來，由城之西，沔江十五里有雞鳴峽，上有

帝保四年，涪陵首領田思鶴歸化，於故枳城立涪陵鎮，隋開皇三年，移漢平縣於枳城，仍改漢平為涪陵縣，因鎮為名，唐為涪州，元和三年，以涪州疆理與黔中接近，勅隸黔中，按華陽國志云：涪陵巴之南，鄧從枳縣入沔，涪水秦司馬錯由之取楚黔中地，漢

本以涪陵廣大白州牧劉璋分置涪陵郡，先主改為涪郡，改永寧曰萬寧，又增立漢復縣，後主漢復合四縣置屬，或都尉理涪陵，蜀先主改為涪郡，改永寧曰萬寧，又增立漢復縣，後主

又立漢平縣，晉太康地志：省丹興縣，移漢復，又言萬寧在郡南，水道九百里，其萬寧蓋今費州，是蜀後主延熙中，涪陵大姓徐巨反，鄧艾討平之，漢涪陵蓋在今涪州東

南三百三十里，黔州是其故理，又言漢涪在郡東，又言漢復源出界，蓋今涪陵九十里，蓋今黔州

其丹興縣蓋在今黔州東，二百里，黔江縣是，又按漢平縣在今涪州東，百二十里，羅浮山之北，岷江之南，白水入江處，側近，又按十三州志：枳在郡東北，涪陵在郡東，按今黔州

州亦與巴郡東南相抵，據謝本所論，晉志所云：今夷費思播及黔府等五州，悉是涪陵故地，又隋圖經：黔中是武陵郡，西陽縣地，按漢西陽在今涪州，大業中，又改黔安郡

去千餘里，今三亭縣西北九百餘里，別有西陽城，乃劉蜀所置，非漢之西陽，隋圖經及貞觀地志並言：蜀所置西陽為漢西陽，蓋誤認漢涪陵之地也。自永嘉後，沒於夷獠，元

魏後圖記不傳，至後周田思鶴歸化，初於其地立奉州，續改黔州，大業中，又改黔安郡，因周隋州郡名，遂與秦漢黔中郡交牙難辨，其秦黔中郡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

所理是，今辰錦叙獎溪澧朗施八州，是秦漢黔中郡地，與今黔州及夷費思播隔越峻嶺，東有沅江，水及諸溪澧澧並合，而東注洞庭湖，嶺西有巴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柯北歷

播費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與黔中故地炳然自分矣。漢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乘輿，證翻。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伎，渠翻。作窟室，綺疏四周。窟室，掘地為室也。賢曰：綺疏謂鏤為綺文。數與其黨何晏等

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為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七

四

魏志
作車

事部引 魏志 下無見 字十管 頭十管 下集有 有在去 御覽 方術 夢見 夜夢 集字 方術 及無 注無 在四 方人 下也 有也 字 勿作 網目 事本 未紀

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鼓檮戡大臨龍

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 周公佐周。皆以和

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

德者鮮。鮮息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

山。相書以鼻爲天中自唇以上爲人中裴松之曰相高而不危。所以長守

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

君侯哀多益寡。哀蒲侯翻與培同取也爾雅哀鳩樓聚也徐云樓非禮勿

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

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言必見其死輅還邑舍。邑舍平原邑

具以語其舅。語牛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

邪。舅大怒。以輅爲狂。吳交趾九真夷賊。以沒城邑。交部騷動。

吳主以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境。喻

以恩信。降者五萬餘家。州境復清。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

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懿雖稱疾先已置

嘉平元年。是年四月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高平陵明帝陵也

洛陽南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

散騎常侍彥。皆從。從才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

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水經注洛城南出西頭第二門曰宣陽門召

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

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

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事見上卷明臣言太祖高祖亦

屬臣以後事。屬之欲翻按晉紀懿自爲文帝所信重太祖此自陛下所

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

棄顧命。背蒲妹翻陸德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

敗補邁翻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

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監古伺察至尊。離

襄音怪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七

間二宮

伺相吏翻 間古竟翻

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為寄

坐

寄坐謂雖處天子之位猶寄寓也

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

本意也。臣雖朽邁

朽邁謂年老衰朽。日月已過也

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

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

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不

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灋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

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輒專也。懿雖挾太后以臨爽而其奏自言輒者至再以天子在爽所也爽得懿奏

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留車駕宿伊水南。水經注。來儒之水出于半石之山。西南流逕大石山

伐木為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又西至高都城東。西入伊水。伊水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

以為衛。魏武創業。令州郡例置田。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

說爽宜早自歸罪。說輸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

免官而已。魏晉之制。有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尹。大目。說爽猶未疑司馬氏也。至其追語。文欽乃覺耳以洛水為誓。秦

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範沛國人。譙沛鄉里也。老者也。宿舊也於九卿中

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

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

門。水經注。平昌門故平門也。洛城南出西頭第三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司姓也。左

傳。鄭有。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

詔書。以此觀之。此時猶用版詔。至晉時。則有青紙詔矣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

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

及。遂避側。避於道旁也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

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駑音奴。言爽顧戀室家。而慮不及遠。必不能用範計。棧。士限翻範至。勸爽兄

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義曰。此事

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復

又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此謂漢末劫質也。質音致卿與天子相隨。令於

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闕南。中領軍營

之。惟別營在耳。洛陽典農治在城外。洛陽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所治也呼召如意。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七

異本為帝紀無取曹目此

異本有以版下曹注末紀

官帝紀將紀濟位此

曹真傳言者俱不作能字

傳注甲

傳注甲
作望察
上持人
有便
字下
傳疑
綱目無
當紀其
辭作其
云發上
有欲字

今詣許昌。不過中宿。中宿次宿也。左傳曰：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陸德明曰：中丁仲翻。許昌別庫足相

被假。許昌別庫貯兵甲。洛陽有武軍。故曰別庫。被假謂授兵也。被皮義翻。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

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甲夜初夜也。夜有五更。一更為甲夜。二更為乙

夜三更為丙夜。四更為丁夜。五更為戊夜。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

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犢耳。曹真字子丹。純與豚同。小豕曰純。小牛曰犢。何圖今日

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

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洛陽令所主吏卒也。四角作高樓。令人

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彈徒案翻。樓上便唱言。

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為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

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

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荆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

月中發。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

不道。下邳稼翻。劾戶。樂翻。又戶得翻。與張當俱夷三族。考異曰：魏氏春秋曰：宣王使

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按宣王方治爽黨。安肯使晏典其獄。就令有之。晏豈不自知與爽最親。而冀獨免乎。此殆孫盛承說者之妄耳。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

斫津門。出赴爽。營騎大將軍營騎士也。津門洛城南出。西頭第一門也。亦曰建城門。騎奇寄翻。及爽解印綬

受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校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言以將見

誅於市也。有司奏收芝。綜治罪。治直之翻。太傅懿曰：彼各為其主也。為于偽翻

宥之。頃之以芝為御史中丞。綜為尚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

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

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猶爾

云如也。憲英曰：以吾度之。度徒洛翻。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

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也。殆近也。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匹偶也。

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

義也。凡人在難。難乃且翻。猶或卹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

焉。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昵尼質翻。左傳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若為己死。非其私昵。誰敢任之昵。

通鑑卷之七十五

私愛也。此言親者則可為。從眾而已。傲遂出。事定之後。傲歎曰。吾不

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幾居希翻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

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先悉薦翻。沈持林翻。下同。質如字。復扶又翻。易以鼓翻。沈遂

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

慮所及也。言始慮亦不料爽至此。不欲受知幾之名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夏侯氏之女。名令女。

夏戶雅翻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

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強其兩翻。復扶又翻。下同。

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斷丁管翻。其家驚惋。惋烏貫翻。驚歎也。謂之

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

盡。守此欲誰為哉。偽干為翻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

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

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

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為名士

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

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

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己也。夏侯玄字泰初。司馬師字子元。晏引易大傳之辭。以為品目。幾居希

翻選部郎劉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少詩照翻鄧颺之徒。稱之以為

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

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不復難。難乃且翻但語之曰

語牛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

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

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

視候。則魄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

者皆非遐福之象也。管輅之與何鄧言也。其陳義近於古人。至答其真。論何鄧之所以敗。則相者之說耳。何前後之相戾也。何

晏性自喜。喜詩記翻粉白不去手。以自塗澤也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

到翻。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

通鑑卷七十五

賢作傳
本紀事
本末之
傑作才
偉不疾
目有不
字上故

曹真傳
幸自傳

一本異
本行不
本行不
本行不

晉紀二
錫月
加在
十九
月

六經為聖人糟粕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糟粕也司馬云爛食曰粕又云糟爛為粕許慎曰粕已漉麴糟也音匹各翻又音白翻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清談之禍始此 粲

咳之子也。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懿為丞相加九錫懿固辭不受。初右將軍夏侯霸為曹爽所厚以其父淵死於蜀事

六十八卷漢獻帝常切齒有報仇之志為討蜀護軍屯於隴西統屬征西屬征西將軍府所統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從子爽之外弟也曹

屬征西屬征西將軍府所統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從子爽之外弟也曹夏侯氏之出也玄尚父又娶於曹氏故玄於爽為外弟爽既誅司馬懿召玄詣京師為後司馬師殺玄張本

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叶以為禍必相及大懼遂犇漢漢主謂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行戶剛翻非我先人之手刃也遇之甚厚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復扶又翻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照翻少詩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朝直遙翻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

郎會也為司馬昭用會以伐蜀張本三月吳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孟行下終日欽欽若在戰場毛長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嚴鼓疾擊鼓也今人謂之播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雖不出兵

而常為行備敵人之規者玩以為常則不知所以備豫矣然寢疾增篤吳主晝為減膳夜為不寐為于偽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吳主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賜布帛及卒吳主為之哀

勸夏四月乙丑改元曹爽誅後方改元嘉平曹爽之在伊南也昌陵景侯蔣濟與之書景法由義而濟曰景言太傅之旨不過免官而已爽

誅濟進封都鄉侯上疏固辭不許濟病其言之失以失言於爽為已病也

遂發病丙子卒秋漢衛將軍姜維寇雍州依麴山築二城麴

蓋在羌中麴雍州西南界據郭淮傳麴山在麴上翅鳥翅也鳥翅要地也魏屯兵守之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

句音鉤又古候翻姓也姓譜句芒氏之後史記有句疆今蜀中猶有句姓聚羌胡質任侵逼諸郡質音致征西

同綱陽作主蜀志後此目取前志

吳志朱然傳下

魏志

魏志

魏志

魏志

魏志

魏志

魏志

魏志

魏志陳

陳羣傳

以下而作

孫子攻人

異本將

同陸本

魏志于

異本于

字同

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

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

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乃使泰率討蜀護

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麴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

等挑戰不許。斷丁管翻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窘巨維引

兵救之。出自牛頭山。牛頭山蓋在洮水之南，以形名山。魏收地形志：後魏真

山在成州上祿縣界與泰相對。泰曰：「兵濼貴在不戰而屈人。孫子曰：百戰百勝，非

善者也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

戰。遣使白淮，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趣七淮從之。進軍洮水。洮

刀維懼遁走。安等孤絕，遂降。淮因西擊諸羌。鄧艾曰：「賊去未遠，

或能復還。」復扶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水經

水出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逕鄧三日，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

南，向艾結營。廖力救翻艾謂諸將：「維今卒還。」卒讀曰：「吾軍人少，詩少

濼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

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

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漢軍遂還。兗州刺史令狐愚。魏文王之

子高封於畢，其後有畢萬，萬子犍封於司空王凌之甥也。屯於

平阿。水經注：淮水過塗縣北，又北沙水注之。淮之西甥舅並典重兵，專

淮南之任。凌與愚陰謀，以帝闇弱，制於彊臣。聞楚王彪有智勇，

欲共立之，迎都許昌。九月，愚遣其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聞。楚

彪武帝子，黃初三年徙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勞姓也，精名也，姓譜：其

先居東海勞山，因氏焉後漢有琅語其子廣。語牛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

失民，何平叔虛華不治。」何晏字平叔。丁母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

於世，加變易朝典。朝直遙政令數改。數所所存雖高，而事不

下接。言雖存心於高曠，而不民習於舊，眾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

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

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量音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

謂蔣濟高柔孫禮脩先朝之政令朝直副眾心之所求爽之所以

為惡者彼莫不必改必當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解古父子兄

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鼓易以凌不從冬十一月令狐愚復遣

張式詣楚王復扶未還會愚病卒十二月辛卯即拜王凌為

太尉即拜者就壽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光祿大夫徐

邈卒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行下

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狷吉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

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易以或問欽徐公當武

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明帝太和初邈及還京師人

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

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而徐公不

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比毗寐翻近也此來

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

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欽毓之子也毓余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初會稽潘夫人

有寵於吳主會古生少子亮少詩吳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

子和有隙事見上卷欲豫自結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

妻之為後孫綝殺尚廢亮遷全公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

心亦惡之惡鳥謂待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分部謂各分

陵南將有袁氏之敗事見六十四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

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沈吟者欲決而

猶有此語峻靜之曾孫也孫靜堅之季弟見六秋吳主遂幽太子和

驃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

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注已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

死事見二十二卷漢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官無所

武帝征和二年

魏志徐

據孫綝

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屈居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吳主登白爵觀見甚惡之。白爵觀在建業宮中觀古玩翻敕據

晃等無事忽忽忽忽急遽不諦細也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置左右無難營兵又置五營營兵各置督領之據晃亦固諫不已。吳主大怒。族誅正象。

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撓奴教翻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為新都郡丞。晃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

十數。遂廢太子和為庶人。徙故鄣。故鄣縣屬丹陽郡。賢曰秦鄣郡所治也。在今湖州安吉縣界。師古曰鄣音章。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吳安。孫奇。皆以

其黨霸譖和故也。黨霸譖和事見上卷正始六年初楊竺少獲聲名。少詩照翻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之別族。別彼列翻分也及竺敗。穆以數諫

戒竺得免死。數所角翻朱據未至官。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冬十月。廬江太守文欽僞叛。以誘吳偏將軍朱異。誘音欲使

異自將兵迎己。異知其詐。表吳主以為欽不可迎。吳主曰。方今北土未一。欽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譎古穴翻但當設

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偏將軍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北界謂魏吳分界之地。在魏廬江郡南。於吳為北。欽果不降。降戶江翻異桓之子。據範之子也。十一月。大和景侯孫禮卒。據孫禮傳禮封大和亭侯吳主立

子亮為太子。吳主遣軍十萬作堂邑塗塘。以淹北道。堂邑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魏吳在兩界之間。為棄地。賢曰堂邑今揚州六合縣。杜佑曰揚州六合縣春秋楚之棠邑。漢為堂邑。淹北道以絕魏兵之窺。建業吳主老矣。良將多死。為自保之規。慕而已。塗當作涂。讀曰滁。十二月甲辰。東海定王霖卒。諡法純行不爽曰定。安民法古曰定。

征南將軍王昶上言。孫權流放良臣。良臣謂朱據等。昶丑兩翻適庶分爭。適讀曰可乘釁擊吳。朝廷從之。遣新城太守南陽州泰。襲巫秭歸。州

也。泰名也。晉有州。綽風俗通云。其先食采於州。因氏焉。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魏荆州刺史與征南府並屯宛時已徙屯

野昶向江陵。引竹緇為橋。渡水擊之。緇居登翻。大索也。吳引沮漳之水。浸江陵以北之地。以限魏兵。故昶

為橋以渡水。吳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績朱然之子也。然本施氏。朱治以昶為子。魏人本其所自出之。姓稱之。昶欲引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

魏志王昶有傳而級斬五喜作字

注侯下宜補四字

異本文上有郡二字

以喜之

以所獲鐵馬甲首環城以怒之

鎧可亥翻 環音宦

設伏兵以待之。績果

來追。昶與戰。大破之。斬其將鍾離茂。許晏。

漢姜維復寇西平。

不克

復扶 又翻

三年春正月。王基州泰擊吳兵。皆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以

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夏四月甲申。以王昶為征南大將軍。

以破吳兵。壬辰。大赦。太尉王凌聞吳人塞涂水。

即前所作堂邑塗塘也。楊正衡曰。涂

音滁。據今滁河。自滁

州至真州。塞悉則翻。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

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

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為書諭凌。已而大

軍掩至百尺。

水經注。沙水東南過陳縣。又東南流注于潁。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司馬宣王討王凌。大軍掩至百尺。即此地。杜佑曰。

百尺在陳州宛丘縣。不意其至而至曰掩。至掩者

凌自知執窮。乃乘船單

出迎。懿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

掾俞 絹翻

懿軍到丘頭。

水經

過南頓縣。又東逕丘頭。丘頭南枕水。魏書郡國志曰。凌面縛水次。懿承詔遣

主簿解其縛。凌既蒙赦。加特舊好。不復自疑。

好呼到翻 復扶又翻

徑乘小

船。欲趨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

水經注。潁水自丘頭東南至慎縣。又東南入于淮。懿

蓋進軍

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

凌與懿同為公。初以為蒙赦而欲趨懿。懿逆拒之。乃知以罪而見外。

謂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懿曰。

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

古者簡長二尺四寸。短者半之。漢制簡長二尺。短者半之。蓋單執一札謂之簡。折簡者折半之簡。言

其禮輕也。又按南史。孔闔為孔珪草表。珪

以示謝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凌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

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師。

自潁河泝流而西。詣洛陽。

凌試索棺

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

給棺釘者。示之以必死。索山客翻。釘音丁。

五月甲寅。凌行到項。

遂飲藥死。懿進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

首式 救翻

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

近其 斬翻

燒其印綬章服。親土埋之。

孟子曰。比化者毋使土親膚。親土者羸葬也。綬音受。

初令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與令狐氏

令力 呈翻

族父弘農太守邵

獨以為愚性倜儻。

倜他歷翻。倜儻卓異也。

不脩德而願大。

必滅我宗。愚聞之。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七

七

七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七

七

七

本紀州

作陳州

作本州

紀同本

王凌傳

凌上

字

凌

字

凌

心甚不平。及邵為虎賁中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更工衡

所在有名稱稱昌孕翻凡名號謂之稱孟愚從容謂邵曰從千先時

聞大人謂愚為不繼先悉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私謂

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令狐愚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

知我久當坐之不邪不讀將逮汝曹耳。邵沒後十餘年。而愚族

滅此晉人作魏愚在兗州。辟山陽單固。為別駕單音與治中楊

康。竝為愚腹心。及愚卒。康應司徒辟。至洛陽。露愚陰事。愚由是

敗。懿至壽春。見單固。問曰。令狐反乎。曰。無有。楊康白事。事與固

連康所自愚陰事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固云

無有上固其名下懿錄楊康錄收與固對相詰詰去固辭窮。乃罵

康曰。老備備雇也。奴僕受雇者曰既負使君。又滅我族使君謂令顧

汝當活邪。康初自冀封侯。後以辭頗參錯言獄辭與單亦并斬

之。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分扶若令死者

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詔以揚州刺史諸葛誕為鎮東

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王凌死而用諸葛誕誕亦終於為魏以司馬懿之明

吳主立潘夫人為皇后。大赦。改元太元。六月。賜楚王彪死。

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慮復如楚王秋

七月壬戌。皇后甄氏殂甄之辛未。以司馬孚為太尉。八月

戊寅。舞陽宣文侯司馬懿卒史以懿死為王凌之祟信乎儻其果能然固忠

詔以其子衛將軍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魏晉之制驃騎車

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騎衛將軍伏波撫

等大將軍。位皆從公。至錄尚書事。則專制朝政矣。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

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眾為五

部。居并州境內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

也。為左部帥。部族最彊帥所城陽太守鄧艾前漢置城陽國後漢省

州復置城陽郡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

而外土之威日重謂南單于留鄴雖有尊名日與部落疏而則胡虜不

則胡虜不左賢王豹居外部族最彊其威日重也

鄧艾傳

通鑑卷之二十五

魏紀七

十六

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執。去

卑功顯前朝。謂去卑侍衛漢獻帝東還也。事見六十一卷與平元年。朝直遙翻。而子不繼業。宜加其

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離國者離匈奴劉豹之國為二也。追錄舊勳。此御邊

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處昌呂翻。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

也。使居編民之外也。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塞悉則翻。司馬師皆從之。

所陳先於徒戎論。司馬師既從之矣。然卒不能杜其亂華之漸。抑所謂漸出之者。行之而不究邪。豈天將啓胡羯氏羌非人之所能為也。吳立節中

郎將陸抗。屯柴桑。詣建業治病。病差。差楚懈翻。當還。吳主涕泣

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

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一焚滅之言。一切悉焚滅之也。黃問陸遜事見上卷正始六年。是時吳主頗

寤。太子和之無罪。冬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

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爭者恐和復立為己患也。乃止。吳

主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

此時通吳國上下。皆以恪為才。而峻薦之。峻本無殺恪之心也。恪死於峻手。其罪在恪。峻既爾權授之弟。以亂吳國。其罪在峻。讀史者其審諸。吳主嫌

恪剛狠自用。狠戶。恐翻。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

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難乃且翻。子每事必

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見論語季文子孫行父也。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

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勝音升。鮮息淺翻。呂侯。國之元耆。元耆猶言元老。

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

疏。機神不俱者也。諸葛恪字元遜。疏讀曰疎。機者逢事會而發。神者人之靈明。逢事會而靈明無以應之。則為不俱矣。若

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

豈得隕身殿堂。死於凶豎之刃。謂恪後為孫峻所殺也。世人奇其英辯。

造次可觀。造七到翻。而晒呂侯無對。為陋。晒矢忍翻。不思安危終始之

慮。是樂春藻之繁華。樂音洛。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

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禱。方與來敏對。恭意無厭。倦敏以為

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禱。方與來敏對。恭意無厭。倦敏以為

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禱。方與來敏對。恭意無厭。倦敏以為

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禱。方與來敏對。恭意無厭。倦敏以為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七

卅七

吳志諸葛恪傳

異本傳身
注首目
經事本
末事本
香同
傳有注
紀事有注
末位注
同

吳志五
傳注
下有

對作國
也下成無
且下有字

傳注循
作循

主下疑
脫之字

一本屬
於作合

語傳字
在傳字
上上滕
常有字

必能辦賊事見上卷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况長寧以

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論語記孔子之言而所謂長寧者未知其為誰也蜀

為蕞爾之國蕞祖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

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禱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

循所害循當作循注見後卒子通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見賢往

聞長寧之甄文偉甄別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

足以為世鑒也

恪至建業見吳主於臥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

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制

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葛恪本盛氣者也吳主既任之又為制百司拜揖之儀品是其氣愈盛矣使無東

關之捷合肥之敗恪亦不能濟吳之國事也為于偽翻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為太常胤吳

主婿也為恪胤皆敗張本會古外翻十二月以光祿勳榮陽鄭冲為司空

漢費禕還成都費父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乃復北屯漢壽

侍中陳祗守尚書令祗為尚書令黃皓自此愈用事矣是歲漢尚書令呂乂卒以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司馬師為大將軍吳主立故太子和為

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為齊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為琅

邪王居虎林虎林濱大江吳置督守之其後孫綽遣朱異自虎林與二

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后故涼州刺史既之孫東莞太守緝之女

也東莞縣漢屬琅邪郡魏分為兩沈約曰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當是魏既分而復廢於琅邪晉又分也莞音官召緝拜光祿

大夫為下司馬師殺緝張本吳改元神鳳大赦吳潘后性剛戾吳主疾

病后使人問孫弘以呂后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勝音伺其

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縊於賜翻又於計翻中惡暴病而死也中竹仲翻後事泄坐死者六

七人斯事也實吳用事之臣所為也潘后欲求稱制左右小人正當相與從吳為之安有不勝其虐而縊殺之之理吳史緣飾後人遂因而書之云爾孟子曰盡信

書誠哉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弘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

入臥內屬以後事屬之夏四月吳主殂年七孫弘素與諸葛恪

通鑑卷之七十五

魏紀七

補下宜錄

吳志五子傳從下感有又法本末紀五子傳

五子傳本末紀五子傳

案明自不顯白

不平。懼為恪所治。治直之翻祕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恪。恪

請弘咨事。謀事曰咨於坐中殺之。坐祖乃發喪。諡吳主曰大皇帝。

沈約曰諡大太子亮即位。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即位時年十歲大赦。改元建興。閏月。

以諸葛恪為太傅。滕胤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馬。恪乃命罷視

聽。息校官。吳主權置校官與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專任以為耳目今息校官即所謂罷視聽也原逋責。除關稅。古

關譏而不征後世始征之關崇恩澤。眾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

思見其狀。恪不欲諸王處河江兵馬之地。處昌呂翻乃徙齊王奮

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休皆吳主亮之兄也奮不肯徙。恪為牋以遺

奮曰。遺于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讎有善

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家。先後皆去

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

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謂吳楚七國淮南濟北燕廣陵也王子況翻幾居希翻下則骨肉

相殘。謂如廣川王去之類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

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光武設科

禁藩王不得交通。賓客干與。讀曰預。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大

行皇帝覽古戒。今防牙遏萌。牙與芽同慮於千載。載子亥翻是以寢疾

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勤渠。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

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各早就國。承無凶國害家之悔

也。書洪範曰凶于而國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周大王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

雍次曰季歷季歷之子曰昌有聖德大王欲傳國季歷以及昌太伯仲雍遂逃之荆蠻讓國季歷以成父之志惟思也中念河間獻王。東

海王彊。恭順之節。漢河間獻王德於武帝兄也東海王彊於明帝異母兄也二王之事二帝極為恭順事並見漢紀下存

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

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治直之翻又左右常從。有罪過

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吳諸王有常從吏兵置

白奏也。謂不顯奏其罪。而擅殺之也。從才用翻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乃云正自不

聽。禁。謂不聽禁約也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小大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

明鑒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謂魯王霸也

改易其行。行下孟翻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

先帝遺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

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向使

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驚當作兢則享祚無窮。豈有滅

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達者能受

之。今者恪等懷懼。懷盧侯翻。懼。懼恭謹貌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為于偽

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至極也。切也願蒙三思。王得踐

懼。遂移南昌。南昌縣豫章郡治所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吳主

龍二年築東興隄。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謂正始二年為陂之敗也。遏巢湖。所以利舟師。而反為湖內之船所敗。故廢而不治。復扶又翻。治直之翻。

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今柵江口有兩山。濡須山在和州界。謂之東關。七寶山在無為軍界。謂之西關。兩山對峙。中為石梁。鑿石

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留姓也。漢功臣表有留姓也。漢功臣表有留姓也。漢功臣表有留姓也。

衛大夫留封人之後。漢末避地會稽。遂居東陽。為郡豪族。引軍而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

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王昶字文舒。母丘儉字仲恭。

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比必寐翻

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各

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漢置四征將軍。謂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也。其後又置四鎮將軍。有功進號。則自鎮為

征毋丘儉。方為鎮南。而曰三征。史槩言之。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經濟。橫

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佃讀曰田觀釁

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

軍也。治直之翻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自漢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吳魏始為寇敵。至是年。凡五十五年。吳魏通

者三年耳。幾居希翻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喪息浪翻上下憂危。設

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

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謂設烽燧。遠候望。以羅落邊面也。羅布也。落與絡同。聯絡也。莊子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七 二十

本紀注 依作秋

魏志注
魏傳注
魏志注
魏傳注

穿牛鼻是謂人用此落字重直龍翻 間諜不行問古莫翻下同謀達協翻 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
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微功微一遙翻 先戰而後求
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
地居險審所錯置錯倉故翻 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堵
土一也堵秦昔翻 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鈔楚交翻 招懷近路降附日
至三也降戶江翻 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
作易立五也易以鼓翻 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
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
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逼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
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
逃焉於虔翻 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斂力贍翻
故曰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孫武子兵法之言也 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
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母丘儉向武

吳志下
吳傳以
自與網

諸葛恪
傳雪寒

昌胡遵諸葛誕率眾七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
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救諸軍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陳讀分
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卒讀 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
與呂據留贊唐咨為前部從山西上上時掌 奉謂諸將曰今諸
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趨七喻翻 乃辟諸軍使
下道辟讀如關時諸軍使 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
帆二日即至東關遂據徐塘徐塘蓋近東關 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
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
使兵皆解鎧去矛戟去羌呂翻 但兜鍪刀楯保身緣場兜蓋首鐵蓋
保魯果翻 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魏
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
更相蹈藉更工衡翻 前部督韓綜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
綜故吳叛將綜叛吳事見七十 數為吳害數所角翻 吳大帝常切齒恨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七

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騾驢各以千數

乘細證翻 資器山積振旅而歸 初漢姜維寇西平 見上卷嘉 獲

中郎將郭循 循備考字書無其字又考三國志三少帝紀作郭循蜀志張嶷傳

今三國志舊本凡書循者多從循余謂此循即循字之誤也後人以循字無所出又改

近隸法循循漢人以為左將軍循欲刺漢主不得親近每因上壽

且拜且前 刺七亦翻近其 為左右所遏事輒不果 為下循殺 費禕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

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

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魏紀八 起昭陽作噩盡癸 蒙大淵獻凡三年

邵陵厲公下

嘉平五年春正月朔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郭循

在坐 費父沸翻坐祖臥翻蜀 禕歡飲沈醉 循當作循下 循起刺禕殺

之 亦翻 禕資性汎愛 汎字梵翻廣也 不疑於人越雋太守張嶷 音雋

力翻 嶷魚 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

岑彭來歙事見四十二卷漢 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

光武建武十一年歙許及翻 諷前事少以為警 少詩 禕不從故及禍詔追封郭循為長樂鄉

通鑑卷七十六

魏紀八

案目 正月朔乙

郭循在字上注

郭循在字上注

郭循在字上注

郭循在字上注

郭循在字上注

郭循在字上注

郭循在字上注

郭循在字上注

郭循在字上注

八月往廣
日於中
脩之擊
坐刃此
手據世
則修非
碑似年
是年車
案出軍
師上卷
見之者
陳云也
今云也
恐誤注
本紀注
新與歷
門互位
綱目陸
本位同

通鑑卷七十九

侯

樂音

使其子襲爵。王昶母丘儉聞東軍敗

時三道伐吳東關最在東故曰東軍

昶丑

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

朝直遙

大將軍師曰。我不聽

公休

諸葛誕字公休

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安

監工

以諸葛誕為鎮南

東將軍昭。時為監軍。唯削昭爵而已

銜翻

將軍都督豫州。母丘儉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是歲。雍州刺史

陳泰求救并州。并力討胡

雍州在并州西南而鴈門新興二郡并州北鄙也其道里相去遠漢末曹公集塞下荒地為新興郡宋白曰曹公立新興

師從之。未集。而新興鴈門二郡

胡以遠役遂驚反

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

人皆愧悅

司馬師承父懿之後大臣未附引咎責躬所以愧服天下之心而固其權耳盜亦有道况盜國乎

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

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若乃諱敗推過

推吐

歸咎萬物。常執

二敗謂東關師敗及并州胡反也

其功而隱其喪

喪息

上下離心。賢愚解體。謬之甚矣

嗚呼此賈相國之所

以敗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

行下

兵挫而戰

孟翻

勝雖百敗可也。況於再乎

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

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

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

復扶

諸大臣以為數

出罷勞

數所角翻

同辭諫。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

漢制

諭眾曰。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

長知兩翻

而長寇讎。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秦但得關

左傳晉先

西耳

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

眾。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及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

是時魏

餘年。生聚教訓。精兵良將。分鎮方面。諸葛蔣費陸遜朱然。相繼凋謝。吳蜀蓋小。懦矣。恪不能兢兢。以保勝恃。一戰之捷。遽謂魏人為衰少。未盛之時。其輕敵甚矣。長知兩翻。少

通鑑卷七十九

魏紀八

吳志

及作

紀事

末同

綱目

上有

字二

綱目

綱目會
下有也

詩沼 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事見上卷 嘉平三年 其子幼弱而專。

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既以司馬師為

幼弱。又謂其未能用人。聖人急於趨時。趨七 喻翻 誠謂今日。若順眾人

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

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恪自謂其才足以辦魏。不欲以賊遺後人。吾不知其自視

與叔父亮果何如也。孔明累出師以攻魏。每言一州之地。不足以與賊支久。卒無成。功

齎志以沒。恪無孔明之才。而輕用其民。不唯不足以強吳。適足以滅其身。滅其家而已。

今聞眾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

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

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事見漢高帝紀。樂音洛。破皮義翻。創初良翻。 介胄生蟻蝨。

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

每鑒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六年。邯下甘翻。說輸芮翻。 近見

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家叔父謂諸葛亮。亮表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二年。 未嘗不喟然

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一二君子之末

若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耳。眾人

雖皆心以為不可。然莫敢復難。復扶又翻下 同難乃且翻 丹陽太守聶友。素

與恪善。以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吳主之喪未踰年。故稱之為大

行皇帝。聶尼輒翻。計未施行。寇遠自送。謂魏兵遠來而自送死也。 將士憑賴威德。出

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聶友此言。所以抑恪

之盛氣者。婉而當。有古朋友切偲之義焉。宜且案兵養銳。案抑也。 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

大出。復扶又翻 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

為書答友曰。即前所著以喻衆之論也。 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謂勝負存

亡之大數也。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 恪之所以待舊友者。驕倨如此。吳主權嫌

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朝直遙翻 出摧彊敵。名聲振

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

之後。勞役謂內有山陵營。作外有東關之師也。 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左傳秦大夫蹇叔諫

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

傳施行
下有今
公輔費
大業成
先帝之
志十車
本末同

異本
二作一
本末同

後責也

喪息 浪翻

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

胤之言可謂深切矣

恪曰諸云不可

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

復扶又

吾何望乎

夫以曹芳闇劣

私門謂司馬氏

彼之民臣固有離

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

談何容易

三

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眾復入寇

復扶又

以滕胤為都下督掌統

留事夏四月大赦漢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

姜維本天水冀人故自以為練

謂自隴以

西可斷而有

斷丁管翻

每欲與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

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

丞相謂諸葛亮

丞相猶不能定

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

治直之翻

如其功業以

俟能者無為希冀微倖

微堅堯翻

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

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

費禕死蜀諸臣皆出維下故不能裁制之

乃將數萬人出石

營圍狄道

石營在董亭西南維蓋自武都出石營也狄道縣屬隴西郡為維以勞民亡蜀張本

吳諸葛恪入寇淮

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

合肥新城困救

遁恐兵勞而功少

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

此即諸葛誕言於司馬師之計也見上卷上年

恪從其計五月還

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

大將軍師問於

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

何

沮在呂翻

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

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

今恪悉其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

欲以致一戰耳

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

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

恪

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

不意始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不意始將走矣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不意始將走矣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不意始將走矣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不意始將走矣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不意始將走矣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不意始將走矣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不意始將走矣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不意始將走矣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不意始將走矣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不意始將走矣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不意始將走矣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不意始將走矣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不意始將走矣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不意始將走矣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

維傳狄道南安後主國志華陽本紀注取

滕胤傳

吳志滕胤傳民

本紀注
等字編
本末紀
本末紀
本末紀
及病本本
字下紀紀
有注注注

紀注人
下有而
字

探亮傳
七取本
此紀本
紀取本
格及傳
諸傳本

諸傳本
此紀本
本末紀
本末紀
本末紀
同字下
網有傳
目而望

通鑑卷七十六

圍。敕母丘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無母音陳泰進至洛門天即

水冀縣。姜維糧盡退還。果如虞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

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

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復扶

然魏灑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言雖身降而其家不

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

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

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綬音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

缺。為二重。龍重直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

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太半。死傷塗

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

失計。惟思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將軍朱異以軍事逆恪。逆

故翻。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數所恪不

能用。策馬來犇。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伺相秋七月。恪

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流者放而不能自收也。曳

而行頓仆頓頓而。或見畧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

通鑑卷七十六

魏紀八

七

出住江渚。一月。渚水中圖起田於潯陽。漢潯陽故縣地也。在大江之北。

乃旋師。由是眾庶失望。怨讟興矣。痛怨而謗曰汝南太守鄧艾言

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

仗執。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

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眾。頓於堅城。死者萬數。

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高軼樂毅。皆見任時

君。主沒猶敗。伍子胥見任於吳王闔閭。闔閭死。夫差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吳起事

四卷赧王
三十六年
况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
張緝鄧艾皆料
諸葛恪必誅緝

死而艾存者緝附李豐而艾為師用也然艾不死於師而死於昭者功名之際難居重以鍾會之構閉也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

恪陳兵導從從才歸入府館府館即府舍也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

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怒其數作詔召之也數所角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

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曹選曹也罷選者罷而更選也長知兩詔愈

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治直又改易宿衛用其

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凡此者皆恪所以速死也救兵嚴者戒兵士使嚴裝也復扶又詔孫峻因民

之多怨眾之所嫌構恪於吳主云欲為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

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左傳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

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杜預曰爽明也擾動言不安也通夕不寐死期將至故然又家數有妖怪數所

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

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須待峻當具白主上

欲以嘗知恪意嘗試恪曰當自力入言當自力疾而入見吳主也散騎常侍

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張竹亮翻疑有他故恪以

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為正恐因酒食中人耳竹中

仲翻考異曰恪傳曰恪省張約等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

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上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

躇而還孫盛以為恪入劔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

曰使君病未善平言病未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

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著陟出曰

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劔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

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斷丁武衛之士皆趨上殿武衛

軍領之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令內刃乃除地更

飲恪二子竦建聞難難乃載其母欲來犇峻使人道殺之以

葦席裹恪尸篋束腰投之石子岡恪傳曰建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依焉按今高座寺後即石子岡寺

在建康城南門宋白曰石子岡在臺城南四十里蓋今建康城非臺城也

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

壹軍施績時在江陵孫壹時在夏口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

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

通鑑卷七十六

傳數
倒變
綱目
紀事
本目
末本
當常
無救
兵嚴
字倒

御覽
事部
後字
無

上字
衍

諸葛
有字
可上
自字
下字
疊字
刀作

傳腰
有本
下外
字門
吳志
壹下
作重
等全
諸葛
字格

有傳下

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

鄭康成曰。崇終也。言不終一朝也。

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

猶繼之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

浹即

周也。辰十二辰也。十日辰一周曰浹辰。

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

訖亦盡也。音居乞翻。

臣以狂愚。

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

謂破家滅身之罪。

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

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

梟堅

觀者

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

長知

人情之於品物。

品衆也。庶也。

樂極則哀生。

樂音

見恪貴盛。世莫與

貳。身處台輔。

處昌呂翻

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

能不憮然。

憮七感翻。痛也。

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

加。

刺七亦翻。復扶又翻下同。

願聖朝稽則乾坤。

稽考也。則法也。

怒不極旬。使其鄉

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

秦漢之制。奪官者爲士伍。

惠以三寸之棺。

禮記曰。夫

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鄭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按禮。上大夫棺八寸。椁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厚四寸。無三寸棺制也。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墨子尚儉。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

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

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

葬項籍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斂韓信事。今史無所考。史云。帝聞信死。且喜且憐之。是必收斂之也。施式智翻。

惟陛下敦三皇之仁。

上古送死。棄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此所謂三皇之仁也。

垂哀

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

沮勸天下。豈不大哉。

沮在呂翻

昔欒布。矯命彭越。

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

臣竊

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

敢章。宜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

古之人臣。進言於君。率曰昌死。曰昧死。謂人君

之威難犯。昌味其死罪而言也。

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

斂力

初恪少有盛名。

少詩照翻

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懂。常以爲戚。

曰。非保家之主也。

戚憂也。懂渠吝翻

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爲恪必

敗。諸葛氏

敗補

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

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

蔑者視之若無

非安德之

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雋太守張嶷。與

瞻書曰。東主初崩。

吳在蜀東。故謂其君爲東主。雋音髓。疑魚力翻。

帝實幼弱。

帝謂吳主亮

太傅受

諸葛恪朝傳明作

全為後吳人立借張本

高貴鄉公上

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

正元元年

是年嘉平六年也冬十月高貴鄉公方改元正元通鑑以是年繫之高貴鄉公因書正元元年

春二月殺中書

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

不願其然

敕使閉門斷客斷讀曰短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見事

上卷邵陵厲公

豐為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謀豐子

正始八年九年

正始八年九年豐為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謀豐子

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不得在執任居

常快快邵陵厲公嘉平元年玄自關右召詣京師執任權執之任也快於兩翻

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

常快快

京師執任權執之任也快於兩翻

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

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召豐與語

數所角翻不知所說師知其議

已請豐相見以詰豐詰去吉翻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環築殺之戶

關關刀把上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緝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

尉下及下同鍾毓案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

黃門令宦者為之黃門監蓋魏置也永寧宮魏太后宮名永寧署令太后宮官也亦宦者為之治直之翻宓從僕射劉賢等漢制中宮

日諸營兵皆屯門屯宮城陛下臨軒檐宇之末曰軒促御因此同

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亮翻陛下儻不從人便

當劫將去耳又云謀以玄為大將軍緝為車騎將軍玄緝皆知

其謀

此上皆獄辭也

庚戌誅緝玄緝鑠敦賢皆夷三族夏侯霸之入

蜀也

見上卷嘉平元年

邀玄欲與之俱玄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軍高

陽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復扶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允許

不吾容也司馬昭字子上及下獄玄不肯下辭鍾毓自臨治之

之

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罪卿為令史責人也自漢以來公府有令

立蓋責毓以身為九卿乃承公府指

自臨治我是為公府令史而責人也

卿便為吾作為于偽毓以玄名士

通鑑卷七十六

魏紀八

五子傳
別字有
御覽皇
魏志引
作志引
魏志引

注引魏
也此義
杜繼從
注引魏
子裴松
別名也
細目也
下紀事
本末同

夏侯
傳注
本末同
本末同
本末同

本末同
本末同
本末同
本末同

異本車
作本車
侯本車
紀本車
末本車
有本車

夏侯
傳注
本末同
本末同
本末同

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

竟結竟也

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

為作獄辭使與所案之事

相附也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李豐弟翼。為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謂翼曰。

中書事發。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

火者為誰。赴水火者。入必焦沒。自非誓同生死。安肯相從。故以為言。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

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

身死耳。謂從兄坐罪止一身。若奔吳不達禍及妻子也。二兒必免。乃止死。初李恢與尚書

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國。魏分為郡。沈約曰。晉惠帝分東莞為東安郡。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

也。冲嘗與李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

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李恢字孝懿。郭智字君謀。時人皆以畿

為誤。及豐死。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卒子恤翻。正始中。夏侯玄。何

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怪而

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夏侯玄字太初。何平叔

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論語孔子曰。惡利口之覆

邦家者。何晏字平叔。好呼到翻。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

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鄧颺字玄茂。要一遙翻。妬前者忌前也。人忌勝己。則無親之者。要一

遙翻。惡鳥路翻。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敗補遙翻。遠于願翻。

况呢之乎。呢尼質翻。近也。比也。嘏又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

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辛亥。大赦。三

月。廢皇后張氏。曹操殺漢后伏氏。而司馬師殺魏后張氏。此不惟天道亦操之有以教之也。夏四月。立皇后

王氏。奉車都尉夔之之女也。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長

兩江翻。六月。姜維寇隴西。中領軍許允。素與李豐。夏侯玄善。

秋。允為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晉志。假節都督者。與四征督者。同。四征。鎮安。平。加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帝以允當出。詔會群臣。帝特引允以自

近。近其新翻。允當與帝別。涕泣歔歔。君臣不密。遂並蹈失身之禍。歔音虛。歔音希。又許既翻。允未

字本紀

要字音

發。有司奏允。前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樂浪音洛琅未至。道死。

吳孫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桓慮謀殺峻。立太子登之。

子吳侯英。不克。皆死。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

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帝幸平樂觀。

以臨軍。過洛。觀古玩。左右勸帝。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

軍已書詔於前。帝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大將軍師乃謀廢帝。

平樂觀在洛陽城西。昭已過軍。復引入城。帝事去矣。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

以帝荒淫無度。褻近倡優。倡齒良翻。倡優女。不可以承天緒。羣臣

皆莫敢違。乃奏收帝璽綬。歸藩于齊。使郭芝入白太

后。太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

彭城王據文帝子。此何等語。芝太后之從父也。故使之入脅太后。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

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

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

邪。但當速取璽綬。元后其辭氣何至此。太后意折。折屈也。音乃

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太后侍御非止一人。傍侍御謂當時侍

報師。師甚喜。王莽司馬師。同是心也。國之姦。又遣使者授帝齊王

印綬。出就西宮。帝與太后垂涕而別。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

本紀注
勒其作
三物其
字

御覽引
魏書子
作在

御覽無
字

本紀注
及魏書
並文下
有皇紀
事本末
同

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太后謂明帝絕嗣。蓋謂以據為後。則兄弟弟

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之在。且明皇帝當永絕嗣乎。高貴鄉公

乃定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定迎者議始定而迎之也。元城縣漢魏郡

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太后欲立

御覽
式部
自
欲
自
自
自

本紀
上
有
將

通鑑
于
是
其

下
已
內
有
本
本
紀
下
已
內
有
本
本
紀

本紀
正
月
下
二
字

必見其小時意氣異於諸王子故欲立之豈知祿去帝室而終無益乎

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冬十月己

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

鄴道元曰魏氏立玄武館於芒屯蓋館在芒山之尾其地直洛城北

羣臣奏請舍

前殿

玄武館之前殿也

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灋駕迎

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答拜僕

僕必乃翻贊導者也儀不拜者謂於儀不當答拜也

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

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

言唯天子可乘輿入止車門吾方被徵未知何如不可以天子自居也以余觀高貴鄉公蓋小慧而不知書故能為此若以為習於禮則余以為猶魯昭公也被皮義黜

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

位者皆欣欣焉

謂公之足與有為也而卒死於權臣之手嗚呼余觀漢文帝入後能自固魏朝百官皆欣欣者果何所見邪

大赦改元自此方是為齊王

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洮將軍徐質與戰殺

其盪寇將軍張嶷

沈約志四十號將軍盪寇第二十二嶷魚力翻

漢兵乃還初揚州刺史

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其鄉里故愛之

欽爽邑人也驍望亮翻

欽恃爽執

多所陵傲及爽誅

爽誅見上卷嘉平元年

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好呼司

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

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

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古者天子巡狩四方其方之諸侯各會朝于方嶽之下堯舜有四岳之官孔安國曰堯命羲和四子分掌四方

督諸軍任專方面時因謂之方嶽重任

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

師乃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勳於社稷宜宥及後世請廢師以

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

親寵授以要任望孚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

斬其使時誕都督豫州

儉欽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

魏志有
字上

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

巨瓦解。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魏制

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瘡音留。肉起疾腫曰

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魏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

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書春故楚都

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興疾而東。蹶然

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于陳許。三方東師問計於

光祿勳鄭袤。袤莫侯袤曰。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好呼文欽

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

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漢周亞夫堅壁以破吳楚師稱善。師以荊州

刺史王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魏晉之制使持節都督諸軍為上

別宮屯重兵。以為東南二方根本。監占術。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

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誑居况

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復扶

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而復救基停駐。又翻基以為儉等舉

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眾心疑沮也。沮在

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懼。非用兵之執也。

若儉欽虜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

為錯兵無用之地。錯倉故翻置也。停軍不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

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豫即潁川也。豫州時治潁川

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縣屬汝南郡。故頓子國。應劭

曰。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

綱目有
本紀事

州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

一本
字上

若儉欽虜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

為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

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

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

人之心。左傳楚令尹孫叔敖之言也。杜預注曰。奪敵戰心。先悉薦餽。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

進據潁水。水經注。女水東南過定陵縣。又東南逕奇維城。枝分別出。世謂之

月甲申。師次于潁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

曰。復扶。又詔。兵聞拙速。未觀為巧之久也。孫子之言。方今外有彊寇。內

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言儉欲之變。若不以時定。恐

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

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孫子

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孫子之言。所謂九

基先到。乃復還保項。突未征西將軍郭淮卒。以雍州刺史陳

泰代之。新於。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

襲壽春。驃騎。會工。外。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

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說輸。謂遠近必應。而

事起之日。淮北不從。淮北謂。像亮也。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

知必敗。因默思鬪。左傳。吳夫槩王。日。因默猶鬪。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

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

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安風縣。前漢屬

六安國。後漢併屬。豫州。魏分。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

間。宋謂梁國之地。梁國。都睢陽。故宋都也。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汝陽縣。屬汝南。郡在汝水之北。母丘

儉。文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

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果如王肅之。計。急。能疾走者。今謂之。快。行。子。兗州刺史

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健步。能疾走者。今謂之。快。行。子。兗州刺史

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水經注。潁水過汝

陽縣北。又東南過

陽縣北。又東南過

陽縣北。又東南過

陽縣北。又東南過

陽縣北。又東南過

陽縣北。又東南過

陽縣北。又東南過

陽縣北。又東南過

陽縣北。又東南過

南頓縣。澧水注之。又南巡博陽。故城在博頓縣北。四十里。漢宣帝封丙吉為侯。國王莽更名樂嘉。趙七喻翻。

作浮橋以待師。儉

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

愕未知所為。欽子鴛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

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鴛帥壯士先至。鼓譟。帥譟軍

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之。醫被皆破。醫被以忍疼醫

欽失期不應。會明。鴛見兵盛。乃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師謂諸將曰。賊

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

一鼓作氣。再而衰。左傳魯曹。劇之言。鴛鼓譟失應。其執已屈。不走何待。

欽將引而東。鴛曰。不先折其執。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

陷陳。陳讀曰陣。所向皆披靡。披普彼翻。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

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魏公府及諸大將軍。位從公者。各置長史一人。惟大將軍

之。鴛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

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爲曹氏家奴。常在天子左右。大目時爲

殿中。師將與俱行。將讀如風。將離鷄冠。距鳴將之將音如字。大目知師一目已出。啓云。

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文欽譙人。故素

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語之。謂追欽而爲師自解釋言。曰天子鄉里。令還與公

復好。復還也。反也好善也。謂還復相善也。好讀如字。師許之。大目單身乘大馬。被鎧胄。皮被

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爲曹氏。爲于偽翻。謬言君侯何苦不

可復忍數日中也。蓋謂文欽何不堅忍數日。與師相持。師病已篤。必當有變也。復扶又翻。欲使欽解其旨

解胡買翻。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

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張弓傅矢。欲射大目。

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母丘儉聞欽退。

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

春。壽春已潰。遂犇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橐臯。

其地在巢縣界。亦謂之拓臯。橐音託。又讀爲拓。文欽父子詣軍降。

母丘儉走。北至慎縣。慎縣漢屬汝南郡。魏分屬汝陰郡。賈曰。慎縣故城在今

通鑑卷七十六

此傳北作

本字上傳

毛本傳

晉書班

下傳字

目下無餘十
及紀傳生
本末同車
志何程
傳志陳
法晉作
作法志
下作族
字得思
注防思
法思作

也北乃比字之

誤比必寐翻

民張屬就殺儉

水經注淮水東過安豐縣東北又東為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郡尉治後立霍丘成杜佑曰安風津在壽州霍丘城北

傳首京師封屬為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

或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孟北詔以誕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

司都督揚州諸軍事夷母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

史杜友治之治直惟誅首事者十餘人餘皆奏免之儉孫女適

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魏晉之制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

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不足以懲姦亂之源

防謂禁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

二門嬰當也二門謂父母之家及夫家也非所以哀矜女弱女陰類稟氣柔弱在室從父母既嫁從夫故曰女弱均

濫制之大分也分扶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

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毛晃曰醮冠娶祭名酌而無酬酢曰醮禮記曰醮於客位冠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婚禮也晉志曰古者昏

冠皆有醮鄭氏醮文朝廷從之仍著於律令舞陽忠武侯司馬師

疾篤還許昌留中郎將參軍事賈充監諸軍事充達之子也賈

事武帝文帝衛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魏制衛將軍班車騎將軍下位從公省悉景翻師令

昭總統諸軍辛亥師卒于許昌卒子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

密事詔自中出上意也是時詔命皆以司馬氏之意行之此詔出於禁中之意故曰中詔以東

南新定權留衛將軍昭屯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

與嘏謀使嘏表上上時輒與昭俱發還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

巳詔以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

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為後鍾會作亂張本吳孫

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為都護鎮北大將軍

幽州牧漢置都護於西域於西域稱都護將軍然未嘗以為將軍號至光武遂有都護將軍之官三國位從公晉制在撫軍下鎮軍上吳置左右都護亦不

以為將軍號今以欽為都護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后武宣皇后弟

秉之曾孫女也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孫峻不

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

通鑑卷七十六 魏紀八 十六

孫峻傳

華陽國志卷之六十四

公主 朱公主吳主權之女適朱據者也 峻使衛尉馮朝城廣陵 魏之廣陵郡治淮陰漢之廣陵故城

功費甚衆舉朝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之峻不從功卒不成 卒子恤翻

漢姜維復議出軍 復扶又 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 爭讀

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

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 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魏時廢省枹音膚 趨狄道

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

西合執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 謂漢時故邊關

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

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 洮水 以萬餘人還保狄

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

毀此大功為蛇畫足 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移師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引酒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為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酒今君攻魏既勝復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詔長

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 晉志曰四安起於魏初在四鎮之下 戊辰

復以太尉孚為後繼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賊衆大

盛將軍以烏合之衆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

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 漢書田榮傳曰蝮蓋手則斬手蓋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蝮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為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緞文交間有毛如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今以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蝮蛇唯出南方蝮芳六翻螫式亦翻腕烏貫翻陸佃埤雅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手斷螫足則足斷蛇之尤毒烈也

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

故也 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

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

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

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 櫟陽縣前漢屬左馮翊後漢魏省余謂櫟陽在長安東北維兵方至狄道

安得便可東據櫟陽蓋言略陽耳 櫟音 放兵收降 降戶 招納羌胡東爭

關隴傳檄四郡 四郡謂隴西南安天水略陽略陽 此我之所惡也 惡鳥

通鑑卷之七十一

戊辰辛未四日

癸當作

蜀志張翼傳進

本紀事

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執殊。此孫子之

孫子謀政篇乃成作而後成三

客主不同。兵書曰。脩櫓。贗輻。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言也。孫子之說。以攻城為不得已。魏武注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輻。輻者。輻牀也。輻伏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杜佑曰。攻城戰具。作四輪車。車上以繩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八。填墮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輻。輻車注又曰。距堙者。舖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杜佑曰。土山即孫子所謂距圍也。應劭曰。輻。輻也。奴車非也。蓋攻城之車耳。師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音僑

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水經注曰。隴西首陽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曰渭源城。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

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卒讀曰猝。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

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量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隴西略陽。天水南安秦州也。喪。

秦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差擇也。遣還。王經所統將士。更擇軍以守狄道。勞力到。翻。差。初。佳。并治城壘。治直之翻。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

動天下。故希簡上事。上時掌翻。驛書不過六百里。狄道東至洛陽。二千二百餘里。而驛書不過六百里。蓋傳入近裏郡縣。使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沈持林翻。荷方

伯之重。荷下河翻。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鍾提當在羌中。蜀之涼州界也。初

吳大帝。不立太廟。以武烈嘗為長沙太守。立廟於臨湘。吳大帝諡其父

使太守奉祠而已。冬十月。始作太廟於建業。尊大帝為太祖。考異曰。吳歷太平元年正月。立太祖廟。沈約宋書。孫亮立明年正月。立權廟。今從吳志。

異本者。作故陳本。立陳。

陳本。作故陳本。立陳。

